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劉源溥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言語部一

名言

人心（管子道之在丨者丨也其在丨者丨也）天道至則反人心有餘則驕（管子丨丨之數丨丨丨盛則衰之變丨丨丨丨丨驕則緩怠）今日不為明日忘貨（管子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管子夫民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雖有湯武之德復合

於市人之言益忠損欲管子曰丨丨之而患少者惟丨曰丨之而患多者惟丨壯者無怠

老者無偷管子公曰仲父年長雖寡人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丨丨丨丨丨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多賤寡貴散輕聚重管子夫物丨則丨丨則丨丨則丨丨則丨丨

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大器晚成老子大方無隅丨丨丨丨甘泉先

竭直木先伐文子其文好者身必剝其角美者身見殺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膏燭以明

自消文子鳴鐸以聲自毀丨丨丨丨丨丨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

必成晏子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丨丨丨丨丨丨

丨丨丨丨丨丨丨丨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鄧析子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

急駟馬不及故｜｜｜｜｜｜｜｜｜｜早圖鄧析子不困在｜｜不窮在早稼不鏡於水

鏡於人墨子君子｜｜｜｜｜｜而｜｜｜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利不百不

變法商子杜摯曰｜｜｜｜｜｜｜功不十不易器臣聞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君其圖之行賢而

去自賢之行列子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誌之｜｜｜｜｜｜｜安往而不愛哉

小言人毒列子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彼所｜｜畫｜｜也注小言細巧易以惑人

成大功者不成小列子將治大者不治細｜｜｜｜｜｜度在

身稽在人列子｜｜｜｜｜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慎爾言將有和

之慎爾行將有隨之列子關尹子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

名軋知爭莊子曰｜｜｜｜｜｜｜｜｜｜｜｜｜｜｜也者相｜也｜也者｜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

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莊子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

刻核太至不肖之心應之莊子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則必有｜｜｜｜｜而不知其然也

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莊子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可不慎與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莊子｜｜｜｜｜｜｜｜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

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天損人益莊子無受｜｜易無受｜｜難兵莫憯

於志寇莫大於陰陽莊子｜｜｜｜｜鏌鋣為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丘山積卑為高江河合水為大莊子｜｜｜｜而｜｜｜｜｜｜｜而｜｜大人合并而為公內刑莊子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者動與過也吡其

所不為莊子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為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者也忤於

耳而倒於心韓非子且至言｜｜｜｜｜｜｜｜非賢聖莫能聽恃人不如自恃

韓非子此明夫｜｜｜｜｜｜也明於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不聽窕言不受窕

貧韓非子李兌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窕言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窕貧君子｜｜｜

｜｜｜｜｜苟難苟察苟傳荀子君子行不貴｜｜說不貴｜｜名不貴｜｜唯其當之為貴

致誠則無他事荀子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矣

六生荀子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

熛於布帛深於矛戟荀子故與人善言｜｜｜｜傷人之言｜｜｜｜

好度好同好謙荀子巧而｜｜必節勇而｜｜必勝知而｜｜必賢

中事中說荀子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

安久移質荀子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貳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并一而不貳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

守少守多荀子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

能無狂乎

官人守數君子養源 荀子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狂生 荀子｜｜者不胥時而落

狎虎 荀子人賢而不能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則是｜｜也

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 荀子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壅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聖人無兩心 荀子天下無二道｜｜｜｜｜

仁心學心公心 荀子以｜｜說以｜｜聽以｜｜辨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亡人好獨 荀子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言博問也

禍生自纖纖 荀子｜｜之所由生也｜｜

丨丨也是故君子早絕之流言止於智者荀子流丸止於甌臾丨丨丨丨丨區蓋之

間荀子言之信者在乎丨丨丨丨注區藏物處蓋所以覆物者凡言之可信者如物在器皿之間言有分限不流溢也器名區者與丘同義漢書儒林傳唐生褚生應博士弟子選試誦說有法疑者丘蓋不言丘與區同也

不蹶於山而蹶於垤呂氏春秋人之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心欲小志

欲大智欲圓行欲方淮南子凡人之論丨丨丨而丨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能欲多而事

欲鮮誹譽在俗窮達在時淮南子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

同丨丨丨丨意行鈞丨丨丨丨取四重去四輕楊子何如斯謂之人曰丨丨丨丨丨丨則可謂

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存神索至 揚子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而無間者也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見上

吉人凶其吉 揚子｜｜｜｜｜凶人吉其凶

姑息敗德 揚子譆言敗俗譆好敗則｜｜

｜｜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

三好三檢三門 揚子天下有｜｜衆人好己從賢人好己正聖人好己師天下有｜｜衆人用家檢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

上士訓德下士訓己 揚子｜｜之耳｜乎｜｜｜之耳｜乎｜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註訓順

聖人之言似水火 揚子｜｜｜｜｜于｜｜

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大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天常為筆舌 楊子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帝王之｜｜也

勝己之私 楊子｜｜｜之謂克

為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 抱朴子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戢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為多矣故｜｜｜｜｜｜｜｜｜｜也

修學務早 抱朴子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

昌潛弊寢 文中子聖人之道其｜也｜其｜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孝立則忠遂 文中子楊元戚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曰｜｜｜｜｜矣

自知者英自勝者雄 文中子李密問英雄子曰｜｜｜｜｜｜｜｜

無辯無爭 文中子賈瓊問何以息謗

子曰｜｜曰何以止怨曰｜｜言之大甘其中必苦國語｜｜｜｜｜｜｜｜｜諸在中矣

福基國語夫德｜之｜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德義之樂國語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

善行惡戒見上

善人在患弗救不祥國語｜｜｜｜｜｜｜｜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

君子自以為不足國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曰東方之士孰為痛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蜹蛾蠭蠆皆能害人國語｜｜｜｜｜｜｜｜｜況君相乎

人之化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為蛤雉入於淮為蜃黿鼉魚

鑑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實舉侍曰臣聞之君子哀
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
之不登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
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也何日之有

可高可下 國語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也｜｜也

嗜其疾味 國語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

驟近其小喜 國語夫天之所棄必｜｜｜｜｜而遠其大憂

削株掘根 戰國策｜｜｜｜無與禍鄰禍乃不存

常數常道 戰國策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也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 戰國策｜｜｜｜｜｜｜｜｜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

毫毛斧柯 戰國策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若何｜｜｜不拔將成｜｜

有德於人不可不忘 戰國策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

趙國趙王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也｜｜｜｜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勞神苦民 史記秦本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矣使人為之亦｜｜矣

時難得而易失 史記齊太公世家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邱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犂明至國

陰謀道家所禁 史記陳丞相世家始陳平曰我多｜｜是｜｜｜｜之｜｜｜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

盛德容貌若愚 史記老子

傳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泰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

恭正以靜可以報上 史記仲尼弟子傳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寬以正可以比衆｜｜｜｜｜｜｜｜

貌言華至言實 史記商君傳｜｜｜也｜｜｜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為將三世必敗 史記王翦傳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客曰夫｜｜｜者｜｜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偏聽獨任 史記鄒陽傳｜｜生姦｜｜成亂

倚伏 史記賈生傳禍兮福所｜福兮禍所｜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

水激矢激 史記賈生傳｜｜則早兮｜｜則遠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

流逝坻止 史記賈生傳乘｜則｜兮得｜則｜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注徐廣曰坻

一作坎閵槖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

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史記申公傳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者｜｜｜｜｜｜｜｜｜｜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無曲學以阿世史記轅固傳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

不敢於養人漢書禮樂志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也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夫仁人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

五霸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上見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漢書疏廣傳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阯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墮耳｜｜｜｜｜｜｜｜｜｜｜｜｜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日慎一日後漢書光武帝紀戰戰慄慄｜｜｜｜注太公金匱曰黄帝居人上惴惴若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敬勝怠則吉義勝欲則昌日慎一日壽終無殃為

貴當使可賤後漢書馬援傳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後漢書王良傳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也遂拒之良慚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元纁聘之遂不應人生一世但當畏敬於人後漢書張霸傳|||||||||||若不善加已直為受之墻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漢書郭太傳史叔賓者陳留人也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云知足常足魏志王昶傳語曰如不||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矣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蜀志劉先主傳注先主遺詔敕後主曰||||

||||||||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

在前必奉在下則扶

吳志陸遜傳遜謂諸葛恪曰|我|者吾||之同升|我|者||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

明鏡照形古事知今

吳志吳主五子傳孫奮數越法度諸葛恪上牋諫曰語曰||所以||||所以||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

情恕理遣

晉書衛玠傳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非意相干可以||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衣不經新何緣得故

晉書桓冲傳冲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冲笑而服之

過爾優逸恐不堪事

晉書陶侃傳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

惜分陰

晉書陶侃傳嘗

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言高一世處之愈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宋書顔延之傳夫内居德本外

夷民譽｜｜｜｜｜｜｜｜｜｜｜｜｜｜｜｜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

恥以身為溪壑宋書顔延之傳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者屏欲之謂也

恐宜移在此器齊書蕭穎胄傳上慕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為侈帝不悦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也

人笑褚公至今齒冷齊書樂頤傳弟預官至驃騎録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

丨丨丨丨丨丨丨孝嗣心甚納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梁書王份傳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對曰陛下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高祖稱善

今夕止談風月梁書徐勉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丨丨丨丨可丨丨丨丨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

今使爾識有饑苦南史宋文帝紀宴於武帳堂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食不至有饑色上戒之曰汝曹少長豐佚不見百姓艱難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知以節儉期物

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南史劉穆之傳穆之謂所親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今日思為丹徒布衣不可得也

垂綸者清不獲貪餌南史王彧傳文帝嘗與羣臣臨天泉池帝垂綸良久不獲景文越席曰臣以為丨丨丨丨

故||||衆皆稱善

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為賢 魏書封軌傳善自修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言者慙退

苟有良田何憂晚歲 魏書楊侃傳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兒姪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但恨無才具耳

衰至便驕 魏書賈思伯傳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思伯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何常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凡人官爵莫若處中 北齊書張瓊傳有二子長忻次遵業忻普泰中為都督隨爾朱世隆以功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縣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語親識曰||||||||||忻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忻

豪險放縱遂與公主情好不協尋為武帝所害時稱瓊之先見

惡木之陰不可暫息盜泉之水無容悞飲 周書冠儁傳性又廉恕不以財利為心家人嘗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儁於後知之乃曰｜｜｜｜｜｜｜｜｜｜｜｜｜｜｜｜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遂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

路旁有公 舊唐書竇羣傳羣嘗謁王叔文叔文命撤榻而進羣揖之曰去年李實伐恩恃貴傾動一時此時公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已處實形勢又安得不慮｜｜｜｜者乎

事難全遂物不兩興 唐書李義琰傳宅無正寢弟義璡為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義璡曰凡仕為丞尉且崇第舍兄位高安可偪下哉答曰不然｜｜｜｜｜｜｜｜既處貴仕又廣居宇非有令德必受其殃卒不許後其木久腐乃棄之

可闕事不可多事 唐書沈傳

師傳嘗擇卿吏尹倫遲曾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誡倫曰||||||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

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 唐書李德裕傳嘗謂|||||||||||||||能簡冗官誠治本也

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 唐書孟詵傳居嘗語人曰養性者||||||||||||當時傳其當

繁暑坐變清涼 五代史唐臣傳莊宗使人問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為勞今居深宮蔭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莊宗嘿然

慮深獲全患生所忽 五代史雜傳天成長興之間歲屢豐熟中國無事馮道嘗戒明宗曰臣為河東掌書記時奉使中山至井陘之險懼

馬蹶失不敢怠於御轡及至平地謂無足慮逆跌而傷凡蹈危者｜｜而｜｜居安者｜｜於｜｜此人情之常也

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

宋史岳飛傳或問天下何時太平曰｜｜｜｜｜｜｜｜｜｜天下平矣

儉可助廉恕可成德

宋史范純仁傳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以｜｜惟｜｜以｜｜其人書於坐隅

亭沼如爵位林木似名節

宋史盧革傳子秉未冠有雋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適恨林木未就爾秉曰｜｜｜｜｜｜時來或有之｜｜非培植根株弗成大｜士大夫立｜｜也堂賞味其言

十二時中莫欺自己

宋史葛邲傳嘗曰｜｜｜｜｜｜｜｜其實踐如此

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元史許衡傳過河陽暍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

||義勝欲敬勝怠六韜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強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則昌欲勝義則亡||||則吉怠勝敬則滅

|愚色六韜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

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逸周書非本非標非微非煇||||||||||

榮華之言後有茅逸周書故曰文之美而以身剝自謂智也者故不足角之美殺其牛||||||||凡彼濟者必不怠觀彼聖人必趣時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見上

好船者溺好騎者墮越絕書夫||||||||君子各以所好為禍

吉莫吉於知足苦莫苦於多欲黃石公素書先莫先於脩德明莫明於體物||||||||||

足

寒傷心人怨傷國　黄石公素書棄玉取石者盲羊質虎皮者柔衣不舉領者倒走不視地者顛柱弱者屋壞輔弱者國傾｜｜｜｜｜山將崩者下先隳國將衰者人先斃根枯枝朽人困國殘

以仁安人以義正我　董仲舒春秋繁露｜｜｜｜｜｜故仁之為言人也義之為言我也

非患無旃罽橘柚患無狹廬糟糠　桓寛鹽鐵論當今世非患禽獸不損材木不勝患僭侈之無窮也｜｜｜｜｜｜｜｜｜｜｜也

味食味言　劉向說苑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　劉向說苑蒲且脩繳鳧鴈悲鳴逢蒙撫弓虎豹晨嗥｜｜｜｜｜

｜｜｜｜｜｜｜｜｜｜道以優游故能化德以純厚故能豪言人之善澤於膏沐言人之惡痛於矛戟為善不直必終其曲為醜不釋必終其惡

福堂

吳越春秋禍為德根憂為｜｜

一激之怒炎於火

三寸之舌芒於劍

黃憲天祿閣外史｜｜｜｜｜｜｜｜｜｜｜｜｜｜｜是以身危而功不成夫爲利於諸侯哉

瘠口之言若羹瘠心之言若冰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左右之諫雖不甘君之口其亦寒心哉

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

孔叢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清受塵白受垢

王充論衡以壁搏泥以黑點緇執有知之｜｜｜｜｜｜｜青蠅所汚常在練素廉頗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

力勝貧慎勝禍

王充

論衡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

四者世之毒 王充論衡

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益食勇夫强國勇夫難近好女悅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也

止謗莫如脩身 徐幹中論諺稱救寒莫如重裘｜｜｜｜｜療暑莫如親冰

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 王粲英雄記孟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邪按亮諸葛亮

縱君不驕我豈無畏 皇甫謐高士傳曾參字子輿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我｜｜｜｜｜乎終不受

餘地

顔氏家訓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沉溺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故也君子之立已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見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

何必竪籬插棘

劉肅大唐新語呂太一遷戶部員外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竪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一牒報曰眷彼吏部銓綜之司當須簡要清通｜｜｜｜｜省中賞其俊拔

三尺童子皆知之百歲老人行不得

段成式酉陽雜俎相傳云釋道欽住徑山有問道者率爾而對皆造宗極劉忠州晏嘗乞心偈令執爐而聽再三稱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晏曰此三尺童子皆知之欽曰｜｜｜｜｜｜｜｜｜｜｜｜｜至今以為名理

子讀梁元帝雜傳云晉惠末洛中沙門耆域盖得道者長安人與域食於長安寺流沙人與域食於石人前數萬里同日而見沙門竺法行嘗稽首乞言

域升高坐曰守口攝意心莫犯戒些語曰得道者當撥所未聽今有八歲沙彌亦以誦之域笑曰八歲而致誦百歲不能行嗟乎人皆敬得道者不知行即是得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晁迥晁氏容話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

清慎勤 呂本中官箴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曰｜

忍之一事衆妙之門 呂本中官箴｜｜｜｜｜曰｜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

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呂本中官箴前輩嘗言｜｜｜｜｜｜｜｜｜｜此亦要言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落便宜是得便宜 邵伯溫聞見前錄康節先生嘗誦希夷先生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饑

可下飯 范公稱過庭錄王子野待制家舊養學老子曰水先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甚盛水生適至子野指謂公曰試觀之何物可下飯乎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唯｜｜｜爾

仕宦常以不遇處之 徐度却掃編王侍郎漁之嘗言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無事矣

常調官好做家常飯好吃 趙德麟侯鯖錄范堯夫丞相嘗教子弟云文正公有云

作德日休為善最樂 羅大經鶴林玉露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

毋以一毀寘 ｜｜｜｜｜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胸中 周密齊東野語趙忠定汝愚初登第謁趙彦端德莊德莊故餘干令因家焉故與忠定父兄遊語之曰謹｜｜｜｜｜｜｜

寓言

陰水厥陽冰厚五寸

晏子景公伐魯傳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廼不伐魯

白馬非馬

公孫龍子｜｜｜｜可乎曰可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

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為馬馬也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

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

公孫龍子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丨也者天下之所無也丨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為指

堅白石

公孫龍子丨丨丨三可乎曰不可曰一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曰

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曰自有藏也非藏而藏也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

有若堅而堅藏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竈鼈

闕子義渠之人烹丨丨不熟臊䐢腥臭中國之民雖饑餓三日不啟口至死不食也吳章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為之體輕萬乘飫之為之胖怒故竈鼈至腥臊不可加然而病人為之體輕萬乘為之胖怒何也吳章莊吉之調存也

北山愚公河曲智叟

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丨丨丨丨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邱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勃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即石壍壤箕畚運於勃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齓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　列子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

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邮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為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罔兩問景

莊子｜｜｜｜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生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蚹蜩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注罔兩景外之微陰也

庖丁解牛 莊子

｜｜為文惠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天地一指萬物一馬

莊子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丨丨丨丨也丨丨丨丨丨也

炊累

莊子從容無為而萬物丨丨焉注若遊塵之自動

赤水遺珠象罔得之

莊子黃帝遊於丨丨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丨其元

丨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丨丨丨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冶金踴躍　莊子今大丨鑄金丨丨丨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成寐遽覺　見上

三劍　莊子臣有丨丨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勝士為鐔

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

觸蠻

莊子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

國蝸左右角

上見

黃馬驪牛三

莊子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碾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

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

棘猴

韓非子宋人有請為燕王以丨刺之端為母丨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治工言王曰臣聞人主無十月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為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為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治人謂王日計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

藏三牙

呂氏春秋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丨丨丨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拙孔叢作藏三耳

海大魚

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

為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因反走君曰客有於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為戲君曰亡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鈎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齊奚以薛為失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土偶桃梗 戰國策臣來過於淄上有｜｜人與｜｜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梃子以為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

見鳥六雙可得囊載 戰國策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鶀雁羅鷰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

雁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鶩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而｜｜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絶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鷹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䎢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

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繳涉鄳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内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内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行便勢有地利奮翼鼓

一發再發之樂上見秦為大鳥

蚌鷸上見

戰國策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丨方出曝而丨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得全全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丨丨丨丨失全全亡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無離前淳于

髡曰稀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疎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奸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豨膏棘軸不能運方穿見上

弓膠昔幹不能傅合疎罅見上

狐裘不可補以黃狗之皮見上

大車不較不能載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五音見上

兩黃鵠漢書翟方進傳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謡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

誰云者｜｜｜注師古曰托言有神來告之

翰林主人子墨客卿

漢書楊雄傳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呂為｜｜｜為｜｜以風

莫傾人梁棟

晉書陸玩傳以玩有德望乃還侍中司空給羽林四十人玩既拜有人詣之索盃酒瀉諸柱梁之間呪曰當今乏材以爾為柱石｜｜｜｜｜邪玩笑曰戲卿良箴

丁剛不可屈

晉書苻堅載記堅饗羣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至｜｜｜以｜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

麝本多忌沈實易和

宋書范曄傳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過分必害｜｜｜｜盈斤無傷零霍虛燥詹唐粘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㮈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

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納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粘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元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狂泉 宋書袁粲傳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丨丨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莫不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懽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反謂不狂爲狂 見上

此中唯宜飲酒 齊書謝瀹傳初兄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丨丨丨丨丨丨

混沌書眉 南史齊江夏王鋒傳江祏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王掩能於世非惟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

聞嘆曰江祏遂復為丨丨丨丨欲盈反弊耳

枯魚蚤蝨 南史卞彬傳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為丨丨賦以喻意後為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丨丨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又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豬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狠謂呂文顯豬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羣浮闇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

北風甚勁 金史施宜生傳正隆四年冬為宋國正旦使宜生自以得罪北走恥見宋人力辭不許宋命張燾館之都亭因間以首邱風之宜生顧其介不在旁為度語曰今日丨丨丨丨又取几間筆扣之曰筆來筆來於是宋始警其副使耶律闢離剌使還以聞生是烹死

筆來 見上

日飲天酒五斗 東方朔神異記西北海外

有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六百里但｜｜｜｜｜｜背上小處無羽一萬九千里東方朔神異記崑崙之山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周圍如削下有回屋方百丈仙人九府治之上有大鳥名曰希有南向張左翼覆東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西王母歲登翼上之東王公也故其柱銘曰崑崙銅柱其高入天圓周如削膚體美焉其鳥銘曰有鳥希有碌赤煌煌不鳴不食東覆東王西覆西王母王母欲東登之自通陰陽相須唯會益工

以智為愚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

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患也使堯在上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而修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也猶有｜｜｜｜者也況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陽橋

劉向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矣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白龍化魚

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下清冷之淵｜為｜｜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

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齒亡舌存

劉向說苑常樅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樅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樅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耶常樅曰嘻是已常樅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耶常樅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樅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劉向說苑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

蜉蝣戴盆 焦氏易林｜｜｜｜不能上山

螳螂黃雀 吳越春秋太子友知子胥忠而不用太宰嚭佞而專政欲切言之恐罹尤也乃以諷諫激於王清旦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王怪而問之曰子何為袷衣濡履體如斯也太子友曰適游後園聞秋蜩之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撝撓長吟悲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螂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稷其形夫螳螂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盈緣林徘徊枝陰踙蹴微進欲啄螳螂夫黃雀但知伺螳螂之有味不知臣挾彈危擲蹭蹬飛丸而集其背今臣但虛心志在黃雀不知空埳其旁闇忽埳中埳於深井臣故袷體濡履幾為大王取笑

穀必凋於歲寒 黃憲天祿閣外史今有穀生於千仞之岡其葉如雲其幹如虹蔭於春夏不知秋冬沐之以芳雨暢之以蕙風受天澤之寵而根蒙茸乎一壑其青松朱桂之樹不得雨露而槁悴者三匝下有萬草凋零在陰其孤蘭

與衆莫皆不得被乎陽春有牧者頓足於北陵之阪而眄之欲督則無脩繩欲伐則無斧斤使山之草木離披偃蹇垂榮而待於幽焦蒯而聽於穀當是之時臣不知牧者之何所何所解也晉王曰是|也||||奈春夏何意者其伐之乎牧者無斧柯請於樵蘇

東方有兔小首兀尾

張讀宣室志太和中有柳光者嘗南遊因行山道會日晚誤入山崦中松徑盤曲行數里至一石室雲水環擁清泉交噴室有袒裼若人居者前對霞翠罔非人境光因臨流凝佇忽見一缶合於地光即啟之其缶下有泉周不盡尺其水清激舉缶以飲若甘醴盡十餘缶而已醉甚遂偃於榻及曉方寤因視石壁有雕刻文字極多遂寫其字置於神祠曰武之在卯堯王八季我棄其寢我去其康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由今之後二百餘祀熖熖其光和和其始||||||經過吾道來至吾里飲吾泉以醉登吾榻而寐刻乎其壁與乎其義人誰以辯其

東平子光閲而異之遂行出桯約數十步回望其室盡無見矣光究之不得友人吕生者視而觧之未幾告曰吾盡觧矣此乃得道者語也大唐氏之初建號武徳武之二年其歳己卯武之在卯其義見矣葢武徳二年也堯王者謂高祖之號神堯曰八季者亦二年也我棄其寂我去其辰者言其去葢絶去之時乃武徳二年也深深然高高然人不吾知人不吾謂者言其隱而人不知也由今之後二百餘祀者言君之來也且唐氏之初令果二百餘矣焰焰其光和和其始者焰焰其光謂歳在丁未也焰者火當非南方丙丁之謂乎未亦火之位也和和其始謂今天子建號曰太和其始葢元年也東方有兎小首兀尾者叙君之名氏東方甲乙木也兎者卯也卯以附木是柳字也小首兀尾是光也經吾道來吾里言君之來也飲吾泉以酔登吾榻而寢言君之止也刻乎其壁與乎其義雖人以辨其東平子謂其義與而獨吾能辨之東平吾之邑也葢又信矣如是而辨果得

道者之遺記也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五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言語部二

比喻

尊天貴風雨 管子萬物｜｜而｜｜｜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

平原之澤奚有於高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管子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為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為高故曰｜｜｜｜｜｜｜｜高行在身雖有

小過不為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限不以為深故曰｜｜｜｜｜｜｜｜｜

祈羊沈玉

管子山高而不崩則｜｜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極矣

懷繩與准鉤 管子｜｜夫繩扶撥以為正准壞險以為平鉤入枉而出直此言聖君賢佐之制舉也博而不失因以備能而無遺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 管子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強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也

蛟龍得水而神可立 管子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也

虎豹託幽而威可載 管子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山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

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門而迎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ト也

迹求履憲管子猶｜｜｜之｜也夫馬有不適善注迹者履之所出憲法也擬迹而求履法履法可得

蜚蓬之問不在所賓管子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

燕雀之集道行不顧管子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雀物之小者也故

堂上百里堂下千里門廷萬里

日｜｜｜｜｜｜｜｜｜

管子｜｜遠於｜｜｜遠於｜｜｜遠於｜｜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

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
不明此所謂遠於萬里也
景不為曲物直響不為惡聲美
管子｜｜｜｜｜｜｜｜｜｜｜是以聖人明
乎物之性者必以其類來也故君子繩繩乎慎其
所先
烏飛准繩
管子｜｜｜｜｜｜此言大人之義也夫鳥之
飛也必還山集谷不還山則困不集谷則
死山與谷之處也不必正直而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
名繩鳥以為鳥起於北意南而至於南起於南意北而
至於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
大意得不以小缺為傷
見上
一樹百穫
管子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百年之
計莫如樹人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
｜｜者人也
立朝夕於運均之上
管子不明於則而欲出號
令猶｜｜｜｜｜｜｜｜
擔竿而欲定其末
朝揲輪而夕乘車
管子不明於化而欲變俗
易教猶｜｜｜｜｜欲｜

｜鼎足管子召忽曰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之有｜也去一馬則必不立矣按三人名忽管仲鮑叔

左書右息管子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而｜｜之注反用左手書右手息而不動倒行逆施之譬

百馬伐驥管子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

澤下尺生上尺管子如天雨然｜｜｜｜｜｜注澤從上降潤有一尺則苗從下生上引一尺澤下降苗上引猶君思下流人心上就也

使水逆流管子不明於決塞而欲敺衆移民猶｜｜｜｜

唯陶所為恣治所鑄管子猶埴之在埏也｜｜之｜｜以｜猶金之在鑪｜｜之｜以｜

水平雲平管子｜｜而不流無源則遬竭｜｜而雨不甚無委雲雨則遬已

毋代馬走毋代鳥飛管子｜｜使盡其力｜｜｜｜使獘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

風與波管子能若夫｜｜｜乎唯其所

欲適**登春臺** 老子衆人熙熙如享大牢如｜｜｜**飄風驟雨** 老子｜｜不終朝｜｜不終日

孰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 老子｜｜｜｜｜｜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注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也則不可以久立身行道也自以為貴而跨於人衆共蔽之使不得行 **琭琭如玉珞珞如石** 老子不欲｜｜｜｜｜｜｜注琭琭喻少珞珞喻多玉少故見貴石多故見賤言不欲如玉為人所貴如石為人所賤當處其中也

合抱之木生於豪末 老子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見上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見上

操煙之徒 晏子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

丨而君終不知**星之昭昭不若月之曀曀**晏子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小事之成
不若大事之廢君子之
非贒於小人之是也**社鼠**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丨
丨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托馬熏
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
者以社故也夫國亦
有馬人主左右是也**公狗之猛**晏子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
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丨丨丨人挈器而入
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
有猛狗用
事者是也**美哉水乎清清堅哉石乎落落**晏子景公問晏子廉政而
長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丨丨丨丨丨丨其
濁不無雩途其清無不洒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
遬亡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丨丨丨丨丨視之**鹿**
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無以為久是以遬亡也

生於野命懸於廚晏子｜｜｜｜｜｜｜｜｜嬰命有繫矣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晏子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雖速亦無及已秋蓬晏子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懸牛首賣馬肉晏子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於門而｜｜｜於內也公何以不使內不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善使內勿服踰月而國莫之服假以指喻子華子太古之聖人所以範世訓俗者有直言者有曲言者直言者直以情貢也曲言者｜｜｜｜也言之致

曲則其傳也久傳久而譎則知者正之譎甚而淆亂則知者正之夫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為百福之宗為百福之所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也帝乃采銅者鍊則質也登彼首山就高明也作為大爐鼓神化也神鼎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羣龍者衆陽氣也雲者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也帝之謂所類也形也氣也知識也雖與人同圖然而每成而每上也每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羣小臣知識之所不及者也攀龍之胡有見於下也不得上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者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矣故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誑欺甚矣

世之好譎恠也

曲言 上見

拯溺鍾石救火投薪 鄧析子

令煩則

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丨丨丨之以丨丨丨之以丨倒裳索領鄧析子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馬驅逸足於遲求猨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丨丨而丨丨

抱薪加火爍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鄧析子誅莫難於必聽事莫難於必成成必合於數聽必合於情故丨丨丨丨丨丨必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必丨丨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染蒼則蒼染黃則黃墨子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曰丨於丨丨丨丨於丨丨丨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

魚水不務陸將何及墨子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為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為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為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并三家以為一家而

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亡趙氏夕亡我朝從之詩曰｜｜｜｜｜｜｜｜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

毆驥

墨子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毆耕柱子曰將｜｜也子墨子曰何故毆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為足以責

童子為馬

墨子大國之攻小國譬猶｜｜之｜｜也童子之為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為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為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為馬也

文軒敝轝梁肉糟糠錦繡裋褐

墨子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文繡鄰有裋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

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之與｜｜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兎狐狸者也此猶｜｜之與｜｜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之與｜｜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

分定 尹文子彭蒙曰雉兎在野衆人逐之分未定也雞豕滿市莫有志者｜｜故也

飛蓬乘風 商子今夫｜｜遇飄風而行千里｜｜之勢也

投策分馬 慎子夫投鉤以分財｜｜以｜｜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

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 慎子不聽不明不能王不瞽不聾不能公｜｜｜｜｜｜｜｜｜

醉者神全 列子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

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

堯牽舜箠

列子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為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一羊｜荷｜而隨之則不能前矣

爭魚者濡爭獸者趨

列子｜｜｜｜｜｜｜｜非樂之也

岐路之中又有岐

列子楊子之隣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

白往黑歸

列子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欲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而｜｜而｜豈能無怪哉

爝火

莊子日月出矣而｜｜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

樂出虛蒸成菌

莊子喜怒哀樂慮歎變慹

姚佚啟態｜｜｜｜｜｜曰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今日適越而昔至莊子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也醫門多疾莊子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山木自寇膏火自煎莊子｜｜｜｜｜也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桂伐漆割見上鑑於止水莊子人莫鑑於流水而｜｜｜｜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莊子夫｜｜｜｜｜｜｜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有力者負之而走見上續鳧斷鶴莊子鳧頸雖短續之則憂鶴頸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亡羊莊子臧與穀二人相

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胠篋探囊發匱 莊子將為｜｜｜｜｜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惟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

播糠迷目蚊虻噆膚 莊子老聃曰夫｜｜｜｜｜則天地四方易位矣｜｜｜｜則通昔不寐矣

大澤礨空大倉稊米 莊子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

仁義先王之蘧廬 莊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處覯而多責

推舟於陸 莊子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今古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也

柤梨橘

柚味相反而皆可口 莊子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邪其｜｜｜｜｜｜於｜

褚小懷大綆短汲深 莊子｜｜｜｜者不可以｜｜｜｜｜｜者不可以｜｜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

求馬唐肆 莊子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於｜｜｜也注唐肆非停馬處

去其害馬者 莊子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椎拍輐斷 莊子｜｜｜｜與物宛轉注法無家雖妙猶有椎拍故未泯合

嬰逆鱗 韓非子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飛必冲天鳴必驚人 韓非子楚莊王莅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

王曰三年不翅將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雖無鳴｜｜｜｜｜子釋之不穀知之矣處半年乃自聽政所廢者十所起者九誅大臣五舉處士六而邦大治

越人不疑羿慈母逃弱子

韓非子羿執鞅持扞操弓關機越人爭為持的弱子扞弓慈母入室閉戶故曰可必則｜｜｜｜｜不可必則｜｜｜｜｜

一葉之行

韓非子宋人有為其君以象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也

三人成虎

韓非子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言而｜｜｜今邯鄲之

去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邯鄲反竟不得見

楚人鬻珠秦伯嫁女

韓非子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塵飯塗羹

韓非子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然至日晚必歸餉者｜｜｜｜可以戲而不可食也

守株

韓非子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冀復

得免免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

氷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韓非子夫|||||||||||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為强韓非子||||||||||||||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强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

玉卮無當韓非子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器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器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之|||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言泄於妻妾

登高而招順風而呼荀子|||||長也而見者遠|||臂非加|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

所漸者然荀子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

不美也｜｜｜｜也挈裘領荀子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若｜｜｜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譬之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指測河戈舂黍錐飡壺見上厭源開瀆荀子｜其｜｜｜其｜江河可竭六驥不致荀子一進一退一左一右｜｜｜｜曲得所謂荀子府然若渠堰檃括之於己也｜｜｜｜焉然而不析傷度己以繩接人用抴荀子故君子之｜｜則｜｜｜則｜｜度己以繩故足以為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抴故能寬容因求其成天下之大事矣咶天荀子是猶伏而｜｜救經而引其足也霜雪將將荀子詩云如｜｜之｜｜如日月之光明覺跌千里荀子楊朱哭衢途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者夫哀哭之川淵深山林茂荀子｜｜｜而魚鼈

歸之丨丨丨而禽獸歸之**郊草不瞻曠芸**荀子堂上不糞則丨丨丨丨**塼塗塞江海僬僥戴太山**荀子譬之是猶以丨丨而丨丨丨也以丨丨而丨丨丨也顛跌碎折不待頃矣

墨以為明荀子詩曰丨丨丨丨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

欲南無多惡北無寡荀子假之有人而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豈謂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注有人欲往南而惡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此人既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捨南而走北乎

睟而見之荀子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丨丨丨丨也心之於慮亦然

見大水必觀荀子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丨丨丨丨馬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

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馬

及其得也必以餌故

荀子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耻辱亦無由至矣

弓調馬服

荀子｜｜｜而後求勁焉｜｜而後求良馬士信愨而後求知能焉

不長一類不私一物

呂氏春秋陰陽之和｜｜｜｜｜甘露時雨｜｜｜｜

取之衆白

呂氏春秋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也

石不奪堅丹不奪赤

呂氏春秋｜可破也而｜可｜｜｜可磨也而｜可｜｜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

竭澤焚藪

呂氏春秋雍季曰丨丨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丨丨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

契舟求劍

呂氏春秋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丨其丨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丨丨若此不亦惑乎

有居車無去車

呂氏春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丨丨丨丨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

兔化而狗則不為兔

呂氏春秋非狗則不得兔丨丨丨丨丨丨丨

射魚指天

呂氏春秋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丨丨丨丨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絕江託船致遠託驥

呂氏春秋丨丨者丨於丨丨丨丨者丨於丨霸王者託於賢

塞上馬

淮南子近丨丨之人有善

術者丨無故亡而入邉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邉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一年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禮樂為鉤仁義為餌 淮南子是故以道為竿以德為綸丨丨丨丨丨丨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

膠漆相賊氷炭相息 淮南子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而莫相愛於氷炭丨丨丨丨丨丨丨也

百舌之聲不脂之戶 淮南子人有多言者猶丨丨丨丨人有少言者猶丨丨丨丨注不脂之戶雞開明也

唯能止衆止 淮南子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丨丨丨丨丨丨

貍變則豹豹變則虎 揚子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貍別其文萃也丨丨丨丨

丨丨龍蟠蚖肆 揚子丨丨於泥丨其丨矣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與

六翮傅尸

鳩 揚子鷦明冲天不在丨丨乎拔而丨丨丨丨其累矣夫

貂狐燠 揚子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舉世寒丨丨丨不亦丨乎

剛則甈柔則坏 揚子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丨丨丨丨丨

方

斧方刀 揚子始皇丨丨將相丨丨六國方木將相方肉

鳳鳴鷙翰 揚子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曰甚矣丨丨而丨丨也

航不漿衝不薺 揚子或問丨丨丨丨丨丨有諸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注樓航不杷漿衝車不載薺

麟之儀儀鳳之師師 揚子丨丨丨丨丨丨其至矣乎蛸虎桓桓鷹隼䴉䴉未至也

蜉蝣校巨鼇白芨料

大椿 抱朴子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

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豈所能及哉　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見上　金舟玉馬　抱朴子｜｜不能凌陽侯之波｜｜不任騁千里之迹也　禽魚結侶氷炭同器　抱朴子｜｜之｜｜｜｜｜之｜｜欲其久合安可得乎　枯楊瑚簋　抱朴子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竦蓋千仞垂陰萬畝而莫之知也摘株於途要者雖鈎曲戾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之｜｜窮谷多不伐之梓橡也　瓊艘瑤楫金弧玉絃　抱朴子｜｜｜｜無涉川之用｜｜｜無激矢之能　牛緣木馬逐鳥　抱朴子及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也　投魚於淵寘猿於木　文中子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劍佩鏘如皆

所以防其蹝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也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

流為川塞為淵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 文中子太原府君曰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之斯｜｜焉｜之斯｜｜｜焉｜｜｜｜｜｜｜｜｜何往不利也

厚棟任重 國語不｜其｜不能｜｜重莫如國棟莫如德

醉怒醒喜 國語｜而｜｜而｜庸何傷

卬浦 國語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而後大

一个負矢百羣皆奔 國語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將｜｜｜｜王其無方收也

農夫作耦 國語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

自踰短垣 國語今君掩王東海以淫

名聞於天子君有短垣而自踰之況蠻荆則何有於周室**連雞**戰國策諸侯不可一猶丨丨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兩虎相鬬駑犬受敝**戰國策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為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遊學博聞襄王以為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丨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其丨不如善之**縲牽長**戰國策畋干越人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丨丨丨丨故縲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釋塞者是縲牽長也**指大於臂臂大於股**戰國策臣未嘗聞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若有此則病必甚矣**輿瓢**戰國策百

人｜｜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

懷寶夜行 戰國策臣聞｜重｜者不以｜｜任大功者不以輕敵

騏驥之衰孟賁之倦 戰國策｜｜｜也駑馬先之｜｜｜｜也女子勝之

百獸畏虎 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之｜｜也

積羽沉舟 戰國策張儀為秦連横説魏王曰臣聞｜｜｜｜羣輕折軸衆口鑠全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至楚北行 戰國策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不申頭塵不

去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而｜｜也

井中求火　戰國策夫攻形不如越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為猶之｜｜而謂曰我將為爾｜｜也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　史記項羽紀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鬬秦趙

衣繡夜行　史記項羽紀富貴不歸故鄉如｜｜｜｜誰知之者按漢書作衣錦

高屋建瓴　史記

高祖紀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丨丨之上丨丨水也

目論

史記越世家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丨丨也

啜汁

史記魏世家彼勸太子戰攻欲丨丨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注冀功勲者衆也

照千里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梁王曰寡人國小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丨丨丨丨豈特十二乘哉

奉漏甕沃焦釜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周子曰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

務宜若｜｜｜｜｜｜也

鳥能擇木 史記孔子世家衛孔文子將攻太叔問策於仲尼仲尼辭不知退而命載而行曰｜｜｜｜木豈能擇鳥乎

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 史記齊悼惠王世家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遣朱虛侯以誅呂氏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乎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為乎乃罷魏勃

發縱指示 史記蕭相國世家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酇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兎者狗也而｜｜｜｜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

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

白沙在泥與之皆黑 史記三王世家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中｜｜｜｜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

莫邪鈍鉛刀銛 史記賈生傳｜｜為｜兮｜｜為｜

章甫薦屨 史記賈生傳｜｜｜｜兮漸不可久

陰陽為炭萬物為銅 史記賈生傳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兮｜｜｜｜

竈上騷除 史記李斯傳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

跖犬吠堯 史記淮陰侯傳｜之｜｜｜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

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 史記韓王信傳僕之思歸如｜｜｜｜｜｜｜｜｜｜勢不可耳

搤肮拊背 史記劉敬傳夫與人鬬不｜其｜不｜其｜未

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

效轅下駒 史記魏其武安侯傳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乃局趣｜｜｜

死灰復然 史記韓長孺傳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獨不｜｜乎田甲曰然即溺之

穿魯縞漂鴻毛 史記韓長孺傳強弩之極矢不能｜｜｜｜衝風之末力不能｜｜｜

不食馬肝 史記儒林傳於是景帝曰食肉｜｜｜｜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

破觚斵雕 史記酷吏傳漢興｜｜而為圜｜｜而為樸

奔踶 漢書武帝紀馬或｜｜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注師古曰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泛覆也

泛駕 上見

踐薄氷以待白日 漢書宣帝紀或擅興繇役飾廚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豈不

殆哉

更張 漢書禮樂志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丨丨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阪上走丸 漢書蒯通傳為君計者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騖於燕趙之郊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如丨丨丨丨也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按數語見史記張耳陳餘傳無走丸之諭

束縕乞火 漢書蒯通傳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縕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大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丨丨丨丨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

抱火厝薪 漢書賈誼傳夫丨丨丨丨之積丨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芒刃斤斧 漢書賈誼傳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丨丨不頓者

所排擊剗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間非｜即｜　**聖人有金城**　漢書賈誼傳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者比物此志也　**黑子著面**　漢書賈誼傳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强敵為隣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厪如｜｜之｜｜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注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黶子也　**虎翼**　漢書賈誼傳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剸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者也　**鼠不容穴銜窶籔**　漢書楊敞傳惲上書訟延壽郎中卬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者也｜｜｜者也　**鐵炭低卬**　漢書李尋傳政治感陰陽猶｜｜之｜｜見效可信者也　**土**

美養禾漢書李尋傳｜之｜者善｜｜君之明者善養士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漢書匡衡傳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誉是｜｜｜｜｜｜｜也乘雁集不為多雙鳧飛不為少漢書楊雄傳譬若江湖之雀勃鮮之鳥｜｜｜｜｜｜之｜｜｜之｜失一狼走千羊漢書西域傳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口中蚤蝨漢書王莽傳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駑馬鉛刀不可强扶後漢書隗囂傳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緩其銜轡後漢書鮑永傳永以吏人痍傷之後廼｜｜｜｜注銜轡喻法律以控御人也物微志信後漢書襄楷傳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有｜而｜｜人有賊而言忠鳧藻後漢書杜詩傳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軍和睦士卒｜｜注言其和

睦歡悦如凫之戲於水藻也

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

後漢書王符傳夫明君之詺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須幅以成度

後漢書孝明八王傳論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猶布帛｜｜｜｜｜其｜焉

水薙

後漢書龐參傳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薙一大本水一盂置户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户下主簿白以為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晚太守也｜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者欲吾擊强宗也抱兒當户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嘆息而還

雞肋

後漢書楊脩傳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曰｜｜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如可

惜公歸計決矣

鑿墉之址以益其高 後漢書皇甫規傳夫德不稱祿猶——————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

塵加嵩岱霧集淮海 後漢書楊倫傳夫聖王所以聽僮夫匹婦之言者猶————————————雖未有益不為損也

窮鳥 後漢書趙壹傳有一——戢翼原野罼網加上機穽在下前見蒼隼後見驅者繳彈張右羿子彀左飛九激矢交集於我思飛不得欲鳴不可舉頭畏觸搖足恐墮內獨怖怒乍冰乍火幸賴大賢我矜我憐昔濟我南今振我西烏也雖頑猶識密恩內以書心外用告天天乎祚賢永年且公且侯子子孫孫

臣每即禽虎亦即臣 後漢書野王二老傳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及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

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成於亳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成於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磨蕭斧

伐朝菌　蜀志郤正傳注雍門周為孟嘗君曰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

驅羊拾芥　晉書懷愍紀論援天下如｜羣｜舉二都如｜遺｜

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　晉書元帝紀司空廣武侯并州刺史劉琨等勸進表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田巢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上慰宗廟乃顧之懷下釋普天傾首之勤則所謂｜｜｜｜｜｜｜｜｜｜神人獲安無不幸甚

喬柯茂葉南金北銑　晉書職官志泰始盡於太康｜｜｜｜來

居斯位自太興訖於建元｜｜｜｜用處茲秩

冰炭不言冷熱自明 晉書王沉傳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而｜｜之質｜｜者以其有實也

｜蜂蠆作於懷袖 晉書劉毅傳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勇夫為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

｜魚懸由於甘餌 晉書段灼傳臣聞｜｜｜｜｜｜｜勇夫死於重報

蘭怨桂親 晉書陸機傳唐太宗制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而｜｜｜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

常山之蛇首尾相衛 晉書溫嶠傳嶠重與侃書曰僕與仁公當如｜｜｜

騎猛獸安可中下哉 晉書溫嶠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

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常質望秋先零 晉書顧悅｜｜｜｜｜

之傳少有義行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帝問其故對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簡文悅其對

芝蘭玉樹晉書謝元傳少穎悟與從兄朗俱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侄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元答曰譬如丨丨丨丨欲使其生於庭階耳

采薇中原勤者功多晉書涼武昭王傳經史道德如丨丨丨丨丨之則丨丨

窮猿投林豈暇擇木晉書李充傳征北將軍褚裒又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外出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乃除剡縣令

榱椽之材不為藩落晉書褚裒傳祖碧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為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碧曰物各有所施丨丨丨丨丨丨丨丨合以丨丨丨也顧明府無察乃捨之

得薪保燿晉書孫登傳嵇康從之游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

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所以｜其｜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千斤大牛不若羸牸 晉書桓溫傳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一｜｜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

快犢破車 晉書石季龍載記性殘忍好馳獵游蕩無度尤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為毒患勒白王將殺之王曰｜牛為｜子時多能｜｜汝當小忍之

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 晉書慕容超載記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魏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

大夫封嵩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也五樓間之嫌隙漸遘

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　宋書顏延之傳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

饑虎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　齊書王僧虔傳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為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為先文則經緯

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摩從姑叔三媾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蹤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睽緫九流繩乎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為日已久｜｜｜｜｜｜｜｜｜｜｜｜｜｜去冬乞豫章丞為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為史偃所奪二子勲舊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為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為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肯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勲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

睽緫 上見

蟬腹龜腸 上見

屈曲

從俗能蔽風露齊書王秀之傳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勲宋世為之語曰王遠如屏風｜｜｜｜｜｜｜｜　王遠如屏風見上　墜茵落溷梁書范縝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於｜席之上自有關籬墻｜於｜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　如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蒂見上　末聞刀沒而利存梁書范縝傳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無刀舍刀無利｜｜｜｜｜｜｜豈容形亡而神在　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見上　磨礱可驂何異驥

騄 梁書阮孝緒傳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以｜｜夫

蓄魚於樹棲鳥於泉 南史吳慶之傳王琨為吳興太守欲召為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名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耳不辭而退

御人如馬 魏書神武帝紀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為神武更衣復求見馬因隨榮之廄廄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起曰｜惡｜亦｜此｜矣榮遂坐神武於林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按榮爾朱榮

堅木利器 魏書甄琛傳凡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擇良器今河南郡是陛下天山之｜｜盤根錯節亂植其中六部里尉即攻堅之｜｜非貞剛精銳無以治之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鉛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

玉石駑驥 周書蘇綽傳夫良玉

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隋書煬帝紀方今宇宙平一文軌攸同||||||四海之中豈無奇秀

|水間墻 隋書元諧傳元諧河南洛陽人也家代貴盛諧性豪俠有氣調少與高祖同受業於國子甚相友愛後以軍功累遷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引致左右諧白高祖曰公無黨援譬如||一堵|大危矣公其勉之尉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上顧諧笑曰水間墻竟何如也於是賜宴極歡

十羊九牧 隋書楊尚希傳尚希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曰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户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歳減清幹良才百分

無二動動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琴有更張之義豈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閒并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

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

舊唐書太宗紀上於武成殿賜宴因從容謂侍臣曰朕少在太原喜羣聚博戲暑往寒逝將三十年矣時會中有舊識上者相與道舊以為笑樂因謂之曰他人之言或有面諛公等朕之故人實以告朕即日政教於百姓何如人間得無疾苦邪皆奏即日四海太平百姓歡樂陛下力也臣等餘年日惜一日但眷戀聖化不知疾苦固請過并州上謂曰||||||況朕於太原起義遂定天下復少小遊觀誠所不忘岱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於是賜物各有差

北叟失馬

舊唐書蕭瑀傳太宗嘗從容謂房玄齡曰蕭瑀大業之日進諫隋主出為河池郡守應遭剖心之禍翻見太平之日||||事亦難常瑀頓首拜謝

璽以

黑墳暖以春日舊唐書岑文本傳上封事曰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踈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丨之丨丨丨之丨丨丨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

脯腊膎腆以供滋膳參朮芝桂以防疴疾舊唐書元行冲傳行冲性不阿順多進規誡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亦猶蓄聚以自資也譬貴家聚積則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伏想門下賓客堪充旨味者多顧以小人備一藥物仁傑笑而謂人曰此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傑狄仁傑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舊唐書承天皇帝倓傳賢每日憂惕知必不保全與二弟同侍於父母之側無由敢言乃作黃臺瓜辭令樂工歌之冀天后聞之省悟即生哀愍辭云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丨三摘猶尚可四摘抱蔓歸而太子賢終為天后所逐死於黔中

蝸蚓之餌

垂海而望吞舟之魚唐書選舉志李栖筠曰取士試之小道而不以遠大是猶以|||

|||||||||不亦難乎所以食垂餌者皆小魚就科目者皆小藝

自比於金唐書魏徵傳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邪善冶鍛而為器人乃寶之朕方|||以御為良匠而加礪馬御難疾未及

袁膚得便爾

鑽皮出羽洗垢索瘢唐書魏徵傳令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好則||||惡則||||

懲沸羹者吹冷虀傷弓之鳥驚曲木唐書傳奕傳時國制草具多仍隋舊奕謂承亂世之後當有變更乃上言陛下撥亂反正而官民律令一用隋舊且|||||||||||||||況天下久苦隋暴安得不新其耳目哉改正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功極作樂治終制禮使民知盛德之隆此其時也

薦圭璧

於房闥唐書陳子昂傳贊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怪笑后竊威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以脂澤汙漫之也瞽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震霆子昂之於言其聾瞽與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無和聲唐書朱敬則傳臣聞――――――――――――臣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鶍食即向時祕策今之芻狗也猶鹿也羅織吏如獵者唐書魏元忠傳因侍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之――――荀須臣因為之縱秋氣之移奪終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感恩於篋中唐書張九齡傳九齡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帝雖優荅然卒以尚書右丞相

罷政事而用仙客

猶髮有梳 唐書吳兢傳明皇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夫帝王之德莫甚於納諫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之———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 唐書李泌傳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生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弈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

不可復合如此葉 唐書李泌傳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矣由是不赦

銜玉賈石 唐書柳渾傳李希烈據淮蔡關

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而｜｜
者也性必見擒何賊之擾既而果為賊縛

兎葵燕麥

動搖春風 唐書劉禹錫傳由和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
復作游元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
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
｜｜｜｜｜｜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

烏鳶遭害仁烏逝 唐書楊虞卿傳穆宗立逸游荒恣虞卿上
疏曰｜｜｜｜｜｜｜誹謗不誅良臣進

倒植浮圖 宋史兵志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
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裁足守備而
己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
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
賊臣得以肆志也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

如水 過於昔時其勢如｜｜｜｜朕亦每以此為急也

在器方圓不常 宋史王化基傳蓋中人之性｜｜｜之
｜｜｜｜｜｜顧用之者何如耳

孫

臏用兵扁鵲醫疾 宋史畢士安傳曾孫仲游為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有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天下論君之如||之||||之||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邪

一蛇二首 元史姚天福傳侍御史臺置二大夫綱紀無統天福言於世祖曰古稱一蛇九尾首動尾隨||王道||不能寸進今臺綱不張有一蛇二首之患

如龍首 六韜夫||者之||||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示其形隱其情

逐獸分肉 六韜取天下者若|野||而天下皆有|之心

濟則同利 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

月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 逸周書助你謂民無小不敬||||||||

|縣縣蔓蔓豪末斧柯 逸周書|||不絕||若何||不掇將成||

冬陽

夏陰不召自來　逸周書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日之｜日之｜｜｜而民｜｜

此謂歸德

狐雉之戲　越絶書申胥曰越無罪吾君王急之不遂絶其命又聽其言此天之所反也忠諫者逆而諫諫者反親今｜｜｜｜也狐體卑而雉懼之夫獸蟲尚以詐相就而況於人乎

興利猶草除害若海　董仲舒春秋繁露故聖人之為天下｜｜｜也其｜春氣之生｜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也｜如川瀆之瀉於｜也各順其勢傾側而制於南北

壬人敗歲　董仲舒春秋繁露肢體移易其處謂之｜｜寒暑移易其處謂之｜｜

水常漸魚　董仲舒春秋繁露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也所以異於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其澹澹也然則人之居天地之間其猶魚之離水一也其無間若氣而淖於水水之比於氣也若泥之比於水也是天地之間若

虛而實人常漸是澹澹之中而以治亂之氣與之流通相散餒也故人氣調和而天地之化美散於惡而味敗此易之物也

反裘負薪愛其毛不知皮盡 桓寬鹽鐵論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謂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而｜｜｜｜｜｜｜其｜｜也

馬効千里不必塞代 桓寬鹽鐵論故｜｜｜｜｜｜｜｜｜｜｜｜士貴成功不貴文辭

代馬依北風飛鳥翔故巢 桓寬鹽鐵論文學曰樹木數徙則殘蟲獸徙居則壞故｜｜｜｜｜｜｜｜莫不哀其生由此觀之民非利澼｜公之事而禁流亡也

潦歲鼃 桓寬鹽鐵論李斯與包邱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以制海內功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邱子不免於甕牖蒿藜如｜｜之｜口非不眾也然辛死於溝壑而已

虎兕相據螻蟻得志 桓寬鹽鐵論文學曰地廣而不

德者國危兵强而凌敵者身亡丨丨丨丨而丨丨丨丨兩敵相機而匹夫乘閒

江海流蒿火怒

桓寬鹽鐵論夫禮讓為國者若丨丨丨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丨丨暴丨而無繼

腹毳背毛

劉向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嘆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産於越珠産江漢玉産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丨上之丨丨上之丨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江海長為百川主

劉向說苑夫丨丨無不受故丨丨丨丨之丨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

浸水天雨

劉向說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

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之與｜｜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樹蒺藜 劉向說苑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矣簡子曰何哉陽虎對曰夫堂上之人臣所樹者過半矣朝廷之吏臣所立者亦過半矣邊境之士臣所立者亦過半矣今夫堂上之人親卻臣於君朝廷之吏親危臣於衆邊境之士親劫臣於兵簡子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不肖者不能夫樹桃李者夏得休息秋得食焉｜｜｜者夏不得休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自今以來擇人而樹毋已樹而擇之按簡子趙簡子

順針縷者成帷幕 劉向說苑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

叔[illegible]見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益間之也||||||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大樽

劉向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飲江海

劉向說苑趙簡子問子貢曰孔子為人何如子貢對曰賜不能識也簡子不悅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而去之寡人問子子曰不能識何也子貢曰賜譬渴者之|||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則奚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美惡自服輕重自

得劉向說苑鏡以精明｜｜｜｜｜衡下無私｜｜｜｜蓬生枲中不扶自直白沙入泥與之皆黑

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劉向說苑曾子曰｜｜｜｜｜｜｜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聚沙而雨劉向說苑仲尼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勿聽也得其人如｜｜｜｜｜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燕雀處屋孔叢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乘弊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嘗屈今皆良將何弊之乘大夫曰縱其勝趙於吾何損鄰之不修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先人有言｜｜｜｜｜子母相哺喣喣然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教

羊牧兎使魚捕鼠焦氏易林｜｜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虎臯勢貍臯身吳越春秋夫｜之｜｜將以有擊也｜之｜｜將求所取也雉以眩移拘於網魚以有悅死於餌

夏鑪炙濕冬扇翣火王充論衡｜時｜以｜｜｜時｜以｜｜｜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

氣猶粟米形猶囊王充論衡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也增減其壽當亦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

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王充論衡人生於天地也猶｜｜｜｜｜｜｜｜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

王良登車馬無罷駑王充論衡｜｜｜｜｜｜｜｜｜｜｜｜｜｜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

不酤飴蜜未為知味王充論衡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學之生哉甘酒醴｜｜｜｜｜｜｜也

見馬見牛

王充論衡人病見鬼猶伯樂之｜｜庖丁之｜｜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

吠形吠聲

王符潛夫論諺曰一犬｜｜百犬｜｜世之疾此固久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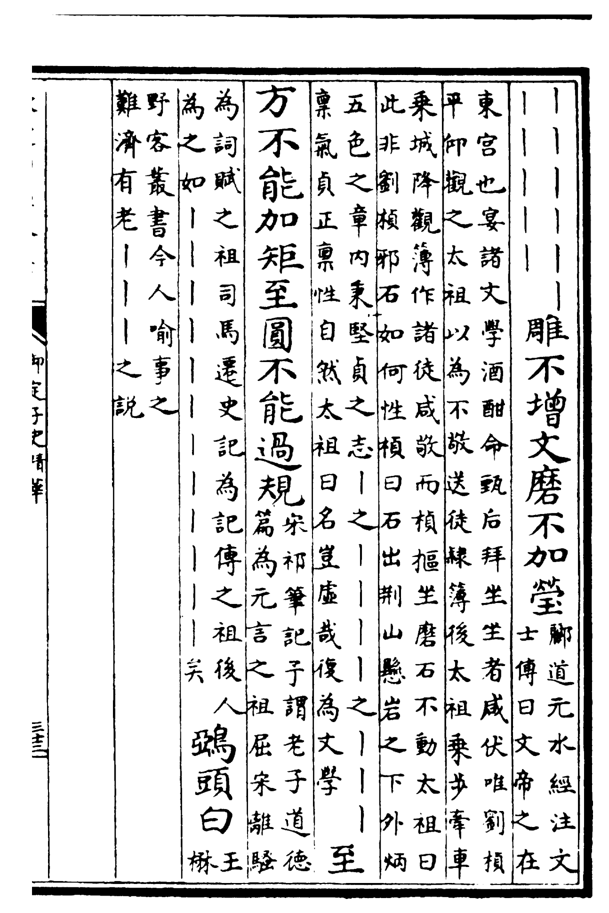
麴豉

王符潛夫論民蒙善化則有士君子之心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善者之養夫民也猶良工為｜｜也起居以其時寒溫得其適則一蔭之麴豉盡美而多量其愚拙工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損今六合亦猶一蔭也黠首之屬猶豆麥也

鶵鳥欺孺子

徐幹中論夫俗士之牽達人也猶｜｜之｜｜｜也鶵鳥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蹲然似若將可獲也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踊躍蹴足而不以為弊也俗士之與達人言也受之雖不肯拒之則無說然而有贊馬有和焉若將可寤卒至乎不可寤是達人之所以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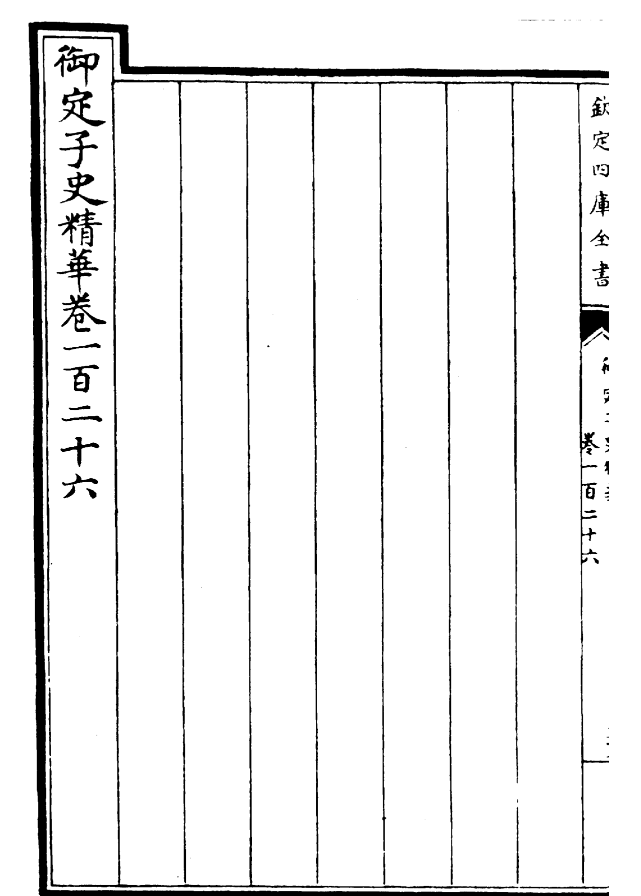
脣竭聲而不舍也　蹲蹲然若將可獲　見上　耽介過人　劉義慶世說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去夕反羣臣莫不止諫此為小物何足甚耽休曰雖為小物丨丨丨丨朕所以好之　斷梓染絲　劉勰文心雕龍才有天資學慎始習丨丨丨丨功在初化器成綵定難可翻移　肌豐力沈　劉勰文心雕龍夫翬翟備色翾翥百步丨丨而丨丨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　本采為地　劉勰文心雕龍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宏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丨丨丨丨矣　春葩含日似笑秋葉泫露如泣　劉晝新論陽氣主生物所樂也陰氣主殺物所慽也故丨


｜｜｜｜｜｜｜｜｜｜｜｜｜

雕不增文磨不加瑩 酈道元水經注文士傳曰文帝之在東宮也宴諸文學酒酣命甄后拜坐坐者咸伏唯劉楨平仰觀之太祖以為不敬送徒隸簿後太祖乘步牽車乘城降觀簿作諸徒咸敬而楨拒坐磨石不動太祖曰此非劉楨耶石如何性楨曰石出荊山懸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內秉堅貞之志｜之｜｜｜之｜｜｜稟氣貞正稟性自然太祖曰名豈虛哉復為文學

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 宋祁筆記子謂老子道德篇為元言之祖屈宋離騷為詞賦之祖司馬遷史記為記傳之祖後人為之如｜｜｜｜｜｜｜｜｜矣

鵶頭白 王楙野客叢書今人喻事之難濟有老｜｜｜之說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御定子史精華卷一百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秦長馨